

中共温县党史资料

征编通讯



中共温县县委党史征编委员会办公室编

3

中共温县党史资料征编通讯

(第 三 期)

(清明节革命传统教育史料专辑)

一九八五年三月出版

目 录

革命前辈勇驾风车

英雄后代敢……县委党史办公室 (1)

关于张祥云烈士……赵怀信 (20)

宁死不屈的张……张广德 (24)

人民的好区……任怀泽 (32)

温县人民支前纪……史绍林 (40)

革命前辈勇驾风云改世界 英雄后代敢教日月换新天

中共温县县委党史办公室

少年朋友们、青年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给革命先烈扫墓、向各个革命时期中，一切为中国人民利益、为温县人民的解放而献身的革命先烈们，表示最深切的悼念。

在这“春临大地花早开，福满人间喜事多”的清明时节，我们大家都应深深地意识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它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六十四年的艰苦奋斗得来的，是千百万在刑场上、在战场上和各个战斗岗位上牺牲的共产党员和一切革命者，用鲜血浇灌出来的。温县的历史，雄辩地说明了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一、苦难的温县人民

炎黄子孙的温县人民，在四千年以前，就生活在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畔上。在这里，黄河的乳浆给了我们精壮饱满的血肉，泥土的养料赋予我们勤劳朴素的美德。在长期的奴隶、封建社会里，温县劳苦大众，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如小南张村出土的商代铜器，西张计村出土的“春秋盟书”，招贤出土的西汉洪范窑，大吴村现存的五代慈胜寺等文物古迹就是例证。同时在温县

大地上耕种出了一片盛产粮食的良田，以求获得富裕幸福的生活。

然而，千百载间，在漫长的黑夜里，特别是在帝国主义的魔爪伸进我中华的近一百年来的血雨腥风中，我们的祖国，我们温县人民，却饱受了许多的屈辱和残暴的蹂躏！

奴隶社会的凄苦自不待言，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温县的人民也总是过着衣不蔽体、食不饱腹的生活。我们温县地处中原，历来是兵家争夺之据点、帝王盘剥之要地，因此，也就倍受磨难，更加困苦不堪。各村中，绝大部分的土地都在地主贵族手里，许多农民完全没有土地，或者只有很少一点。北平皋村贫苦农民每人平均只有六分地，而地主霸占的土地，人平均竟达一百七十五亩。农民不租地主的土地，活不了，租了，也不得温饱。他们不管怎样辛辛苦苦、拼死拼活地干，也无法改变日益贫穷的生活。他们被逼得走投无路，活不下去了，就起来造反，每次的农民暴动和起义虽然都使地主阶级的统治受到打击，但地主剥削农民的封建制度还是没有改变。温县的同胞、中国的农民，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生活在封建社会的长夜中，祖祖辈辈盼天亮，这个天却总是亮不了。

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最黑暗的年代。窃取辛亥革命果实的独夫民贼袁世凯及其后来的各派军阀，在帝国主义的策动下，连年混战，轮番占据温县。他们横征暴敛，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破坏国共合作，背叛北伐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进行了极其残酷的屠杀和镇压。之后，他们为了争权夺利，又派系林立，割据八方，互相厮杀。连年的战乱，军需的繁苛，赋税的沉重，豪绅的盘剥，土匪的横行，

更使温县人民陷于极端贫困的境地。

到了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扩张。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农历正月二十九)，日寇的铁蹄踏进了温县的土地。据解放初期统计，日伪军屠杀我温县同胞五千五百多人，烧毁房屋一万三千多间，奸淫妇女三千三百多人，抢粮食八万多石，掠夺牲畜八千七百多头。

在日、伪、杂、顽的残酷统治及自然灾害的袭击下，整个温县成了人间地狱，人民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在苦难中哀号。

皇协军，当地土匪队，反共的顽固军在日军侵占温县后，更是趁火打劫，“捉疙瘩”“绑肉票”肆意掠夺，使得家家人心惶惶，户户不得安宁。或正在睡觉，或正在地干活即被蒙着眼绑架而去，随即传口信，或夜投纸条，向被抓者家中勒索钱粮，限期不交者即被处死，连死者的尸体也难以找到，贫者因此而人亡，富者由此而破产。无怪群众哀叹说：“人在家中坐，祸从椽檐来。”那时，有很多人家整年数月缺粮断炊，在死亡线上挣扎。冬天拾雁屎、吃麦苗充饥，春天挖草根，剥树皮度日。到后来连草根、树皮也吃光了，吃活人、刮死尸烧骨头的惨景也有发生。有很多人家不堪其苦，扶老携幼弃地而走，村庄为之一空。逃荒途中，卖儿卖女、饿死道旁者不计其数。留在家中的老弱也大都被活活饿死。村中因死人太多，无力掩埋的，都只好任其腐烂屋中。我县平皋村高原氏，家十口人，七十亩好地，在张敬忠“派罐饭”、“起肉票”的勒索下，不到二年，就只剩下三口人二亩半坟地。太尚这个较大的村庄，全村也只剩百余人。各村到处是断墙残壁，荒院废墟，蒿草遍地，野兔狐獾出没其中。整个温县萧条

冷落，满目凄凉。有多少人妻离子散，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流落他乡，偌大的温县，我们美好的家园，在解放前，被折腾得如同鬼域一般。

二、革命的战斗历程

(一) 打日伪 八路军奋勇歼敌 得解放 共产党为民立功

在那“长夜难明赤县天”的年代，温县人民如牛负重，倍受欺压。但是他们有着中华民族的铮铮硬骨，怎会甘愿忍受这种残酷的剥削、非人的生活。有压迫就有反抗，有剥削就有斗争，他们不断组织起来，以各种形式，同反动统治者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仅从一八四〇年到一九一一年的短短七十年间，抗粮抗暴斗争就达六次之多。一九二七年农历九月十七日，我县西部“三义长”农民举行攻城暴动，其规模之大，威势之盛，是温县历史上仅有的。但是，这些起义和暴动，由于没有正确的领导，加之反动统治者的残酷镇压，未能长期坚持下去，都先后失败了。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她给苦难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使温县人民也逐渐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温县大吴杜伊训等人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九二八年及一九三二年，党在温县先后建立了朱家庄党支部和杨垒党小组，并开展了活动。在抗日战争初期，党又在温县创办了“抗日读书会”、“南贾战时师训所”和“抗日政教工作团”。以后又创建了沁温边工委、番田党支部和温县工委、宋村学校党支部。这些

党组织和群众团体，虽然人数比较少，活动范围和规模比较小，活动的时间有长有短，但是，她们都在温县人民的心中播下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火种。到一九四五年，温县人民的革命斗争由星星之火发展到燎原之势，直到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一九四五年春，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处于最后胜利的前夜。三月九日，八路军太行八分区主力老二团等部队强渡沁河，跃进沁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短短六天之内，击溃了顽军张敬忠部，占领了大司马。接着又击退了伪军李端章部，摧毁了西张计、武德镇、花园头、新村一带的敌伪碉堡，夺取了徐堡和尚香。继之，又攻破了伪军陈秦堂盘据的黄庄、杨垒等据点。

我八路军的凌厉攻势，迫使敌人龟缩到县城东、西一带几个据点，妄图凭借城防工事，几方策应与我军对抗。

随着我军对敌伪军的猛烈进攻，地方政权的建设工作也同时展开。根据太行八地委开辟温县游击根据地的决定，三月中旬，县长杨国平，区长张书田、郭相臣等县区干部，由太行八分区武工一队协同进入沁南地区，开展筹建温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在开展工作中，二区区长郭相臣等十几名同志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经过同志们流血牺牲的战斗，四月二日温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武陟的古樊村正式宣告成立。由杨国平同志任县长，侯松林同志任县委书记（四月七日后到任），张书田、张志勇、梁绍先分别任三个区的区长，开展宣传、组织和武装群众的抗日活动。

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我八路军主力和温县独立营，又两次向温县西部和孟县东部出击，一举拔除南贾、招贤、木楼等日伪据

点，攻克了孟县的化工、南庄、谷旦等敌伪的堡垒。特别是四月七日夜攻入温县城内，捣毁了日伪县政府和新民会，击毙伪军二十余名，俘虏了日伪县府财政股长等人，并烧毁日寇汽车一部。我军神兵天降，出奇制胜，使得城中的日伪县警备队数百人，皇协军八二团近千入惊恐万状，连驻文庙日寇也不敢轻出碉堡。我军在沁南的接连胜利，使沁南人民亲眼看到八路军为百姓除害、为农民撑腰，无不打心眼里感谢八路军、共产党。他们把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身上。我党领导的温县抗日民主政府深得人心，站稳了脚根。

为了扩大抗日游击根据地，促成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消灭日伪军的形势，五月初，太行八地委决定把温县抗日民主政府，分成为温陟县、温孟县两个抗日民主政府。温孟县由丁乃光任县长，侯松林任县委书记，崔瑞峰、张俊山、王新华及苏戈同志分别任三个区的区长和区委书记。温陟县由杨国平任县长，张俊卿任书记，张书田、张志勇、程万富及王武烈、鲁光分别任三个区的区长及区委书记。温陟县、温孟县建立以后，都积极开展游击活动和我党关于抗日政策法规的宣传。

我军强大攻势及两个抗日民主政府的积极游击活动，迫使敌人龟缩进县城。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局势，敌人陷入了灭亡的境地。

一九四五年八月，是光辉的八月，胜利的八月，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赢来了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一天。

十四日下午，太行第八军分区派骑兵通信员飞马来到温陟、温孟两县县政府驻地，传达了日本侵略者投降的消息，还带来了延安八路

军总部敦促日寇就地缴械投降的命令，两县干部战士闻讯若狂，大家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掉下了激动的泪水。

八月十五日夜，太行军区老七团、太行八军分区四十五团，在我两县武装的配合下，对驻守在温县城内的拒不缴械投降的日伪军展开攻势。经过战斗，我军击毙了日伪团长以下一百多人，生俘六十余人，其中有日伪代理县长熊子仪、维持会长郑龙剑、伪警备队付官徐景森、伪军第三中队长陈振元、伪八二团付官孙凤鸣。伪军残部窜逃博爱、沁阳，但日寇凭借文庙的有利地形和坚固的碉堡负隅顽抗。八月二十三日，驻沁阳日寇百余人前来增援，行至西林召北地，被我预伏此地的部队迎头痛击，狼狈回窜。

林召打援战斗以后，太行军区主力七团奉命调离，由四十五团和温陟、温孟地方武装继续围攻文庙日寇。经过我军民两次开挖地道、用棺材装火药的土办法爆炸敌人碉堡，和军分区调来迫击炮轰击，日军全部葬身于火海。八月三十一日，温县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温县人民第一次获得解放。

九月三日中午，中共温县县委、县政府在县城召开了祝捷大会，热烈庆祝温县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两千多名群众敲锣打鼓，兴高采烈地来到会场。杨国平县长代表温县人民，扬眉吐气地在大会上宣告：“从今天起，温县就是咱们老百姓的温县了，再有哪个坏家伙欺侮咱们老百姓，咱们就立即干倒他！”会场上欢声雷动，群情振奋。“拥护八路军”、“我们翻身的日子到来了”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兴奋的人们热泪盈眶。从一九三八年正月间日本鬼子的铁蹄踏进温县后，日、伪的残暴统治把温县变成了人间地狱，温县人民在水火

之中、刀尖之上熬日子。现在，共产党领导他们砸碎了身上的枷锁，获得了解放自由，他们怎能不欢欣鼓舞？怎会不打心眼里感谢共产党八路军的恩情呢？

下午四时，举行了追悼会，全场群众向阵亡烈士致哀，一位白发银须的群众代表沉痛宣读了祭文，表达了温县人民对牺牲烈士的由衷敬仰和深切悼念。会上，全体群众一致通过，为阵亡烈士建立公墓，纪念他们为温县人民的解放作出的伟大贡献。会后，处决了罪大恶极的汉奸熊子仪、徐景森、孙凤鸣等三名罪犯，为民除了大害，百姓们无不拍手称快。

全县解放后，党领导温县人民着手恢复生产，建设家园。但是，社会环境并不安定，国民党土匪特务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极端仇恨人民政府，伺机反扑。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八日，匪首王有道、任杰安等率匪徒三十多人，乘我县武装围攻沁阳之机，偷袭了我三区区公所，杀害了区长栗廷、副区长刘鸿江等人。在保卫人民民主政权的斗争中，我们又付出了血的代价。

为了使农民真正翻身得解放，县委领导全县人民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到一九四六年麦收前，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反奸反霸”和“减租清债”运动，接着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到十月进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改运动。在运动中，全县农村普遍成立了农会、妇救会、自卫队、民兵队、儿童团等组织，并都发挥了积极的战斗作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农会成了村庄中的最高权力机构，执掌大印；民兵队抓汉奸捕恶霸；儿童团站岗放哨查路条。农民翻身运动如燎原烈火，在全县各个村庄熊熊燃烧。

这场斗争是一场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地主恶霸等反革命也必然向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进行反扑。位于县西北的高召村，就发生了一起惨案。以被斗地主侯世昌为首的地富集团，对村农会主席崔应龙领导农民分走他们的土地十分仇恨，用五斗麦子买通了混入村政权的黑枪手崔增发，于八月十五日夜，将崔应龙同志杀害。破案后，县委、县政府在高召村召开了万人大会，愤怒的民兵群众手持刀枪棍棒，将侯世昌、崔增发、崔发卿等罪犯处死，为要求翻身的农民撑了腰，报了仇。

这场斗争，处死了一批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的汉奸恶霸地主，清算了无理的债务，夺回了被强占的土地房屋，封建反动势力在农村的统治基本上被摧毁了。全县农民共分到土地五万六千六百七十八亩，房屋九千四百九十一间，粮食三千九百七十石，牲口一千七百五十七头，大车、小车、衣物、家俱不计其数。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更高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感情更深厚了。所以，当时全县出现了青年参军参战热潮，到处都有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的动人情景。

（二） 战蒋匪 军民同仇敌忾

闹翻身 人民当家作主

在党的领导下，温县人民除掉了汉奸、斗倒了地主、分到了土地，开始过上了好日子。但是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又燃起了战火，向人民举起了屠刀。一时阴风四起，乌云遮天。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五日（农历九月二十一日），国民党温县县长杨帮杰，借助沁阳还乡团的增援，侵占了温县城。我温县县委根据党中

央关于不惜放弃一些城市和地区，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作战方针，以及所面临的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暂时撤退，转移上山，以保存实力。从十三日半夜开始到十五日，县区干部、武装部队和农村党员、民兵、积极分子一千五百多人，先后转移到太行山上。

蒋匪占领了温县以后，立即组织起“自卫队”、“还乡团”，那些被广大翻身农民打翻在地的地主恶霸象恶狼毒蛇一样，瞪着血红的眼睛，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向翻身农民举起了反攻倒算的屠刀，真是：满天乌云翻滚，遍地虎狼横行，村村流血泪，户户遭灾殃。

我军撤退时，来不及上山的农会干部、民兵和积极分子，成了敌人报复的主要对象。敌人的疯狂倒算、残酷迫害和血腥屠杀骇人听闻。他们捆绑、吊打、锥刺、火香烧，百般折磨后杀害。而杀害的方式更是多样：枪杀、活埋、刀砍、火烧、绳勒、马拖，更残忍的是剖腹开膛，零刀碎割，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而且尸体不准掩埋，或抛弃荒野，任狗拉鸟啄，或投入井中，甚至扔进沁河、蟒河或黄河里，使之顺水漂流。宋冯吝被斗地主勾结还乡团，在一天夜里，将农会干部宋学义、宋太平及其十来岁的儿子宋宝贝、王树林及其儿子王铁锚、积极分子宋学桂、宋茅缸等七人捆绑拉至村西北老坟地，先用棍棒毒打，又用长矛戳死。林召乡常庄农会主席常本太父子，被伪卜贤乡长张子香带匪徒捉住后，拉到西王一块坟地，用枪刺死，又用镰刀把心扒出，祭祀狗父。他们杀害北平暴妇女主席高原氏的手段，更是残暴毒辣，敌人枪杀高原氏之后，又割头凌辱，令人目不忍睹。

在短短半年内，据不完全统计，敌人杀害我翻身农民和干部达三百

零二人，其中共产党员四十二人，仅北平阜一村，被惨杀者竟达十八人之多。其心之狠毒，手段之残忍，令人触目惊心。真是：屠刀挥舞千村恨，血泪浇铸万户仇。

敌人的暴行，激起我上山军民的满腔怒火，大家磨拳擦掌，纷纷请战下山，决心为温县的彻底解放，为牺牲的烈士、受难的家属报仇雪恨。县委根据地委指示，率领县区武装部队，多次跋山涉水，昼伏夜行，风餐露宿，战斗在温县境内。除恶霸抓叛徒，割电线掏敌窝，拔据点攻县城，同国民党还乡团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搏斗。

十一月下旬，我县武装部队配合主力奔袭沁南，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扫除了木楼、杨垒、尚香、武德镇、大虹桥、大司马等处的敌人和伪政府，生俘敌保安团及伪政权人员二百一十多人。十二月二日凌晨一时许，我军第一次攻打温县城，城中敌人如野马炸群，四散奔逃。伪县长杨邦杰带亲兵卫队从西南跳城墙，摔坏了腿，由卫兵背着，向西落荒而逃。

一九四七年春节前夕，我军乘敌人思想麻痹、防备松懈和风雪弥漫的有利条件，二打温县城。

元月二十一夜，即农历大年三十夜晚，我县武装随军分区主力又一次长距离奔袭沁南，分兵围歼了武德镇、周家庄、大虹桥、赵堡等处敌人。我县武装攻打赵堡，俘敌八名，打死一名，缴枪七支，趁敌准备好的年饭，我全体指战员饱餐一顿。后迂回周家庄与四十六团会合待命，敌人错以为我“土八路”下山筹办年货，没有大的军事行动，所以温县城守敌也不多加戒备。

大年初一晚上，寒风凛冽，雪花翻飞。我军一个回马枪，挥师西

进，直取温城。路过朱沟，歼灭敌保安队十多人，活捉伪中队长任杰安。凌晨，攻城战斗打响，四十六团战士直扑城里，喊声、枪声震天动地，敌人四处奔命。敌县长杨邦杰率残兵又从城西南角越墙逃跑。这一战，歼敌一百二十余名，缴枪百余支。沁阳之敌得知我攻克温城的消息后，当天纠集崇义敌人赶忙救援，谁知我却乘虚攻打崇义镇，敌闻讯缩回，我又安全上山。

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不得人心，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奋勇杀敌，节节取胜。从四六年七月到四七年二月，共歼蒋匪七十一万人，蒋介石不得不把对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党中央指示，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后方发动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根据中央指示和地委会议要求的“县不离县、区不离区”的精神，县委提出了“打回温县去，发动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在温县立足生根”的战斗任务，县委主要领导傅大章、侯松林带领独立营深入县境，各区武工队也回到各区，组织发动群众，寻找有利战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四区区长张峻山同志在双流与敌交战时，不幸牺牲。

三月下旬，刘邓大军发动豫北战役。我军区、军分区主力与沁阳独立营奉令东进，温县武装部队仍在沁南坚持游击活动。蒋匪驻沁阳三十八师一七七旅也准备撤走，但为了捞把钱财，便应温、沁敌县长重金乞求，决定在离沁阳之前来一次扫荡。三月二十七日，敌一七七旅三千余人，纠集沁阳、温县、武陟等县保安队、还乡团千余人，开始向沁南大扫荡。

二十八日早晨，我县委得知敌人正规部队出动后，立即率领部队向

东转移。先在保安庄阻击敌人，最后撤到大屯，以土堤为工事，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我县公安大队、独立营战士不畏强敌重炮轰击，英勇抗战，打退敌人十数次进攻，歼灭敌人不计其数。独立营战士郭贵生同志阵亡，十多名战士亦负重伤。下午四时许，我方弹药将尽，已无法同敌人鏖战，据此县委开会决定，避开强敌，撤退上山。傍晚，我以冲锋号为令，撤出战斗，敌人听到我号声，误以为我援兵已到，也急忙撤退。连夜我县装武部队向山上转移。

二十九日，拂晓前，公安大队、独立营与县委领导同志跃过了沁孟公路，但二、三武队工肩负彩号担架，行走艰难，天明时才到达沁阳的木楼、张庄一带，遭到沁阳保安队李德基部截击，人员被冲散，一些干部、民兵及彩号，被敌人俘去。此时，县委领导侯松林、史宏泉等同志舍生忘死返回接应，接走了一些人。另些被冲散的同志，有的历尽艰辛，终于迂回上山，有的在转移途中被俘牺牲。这次战斗及撤退过程中共牺牲十八位同志，当时誉称“十八勇士”。英勇不屈的张祥云同志就是在这次撤退转移中被俘就义的。

为了给死难烈士报仇，消灭穷凶极恶的刽子手，太行四分区决定首先解放温县。分区主力四十四团、四十六团担任攻打温县城的任务，军分区司令员何正文亲临城下指挥。四月十三日凌晨三时，攻城战斗打响了，我军轻重火器象怒潮突发，朝着城头扫去，英勇的架设组在炮火的掩护下奋勇向前，迅速搭好跳板，架好云梯；突击队员们一跃而上，在枪林弹雨中直奔城头，一阵手榴弹炸得敌人喊爹叫娘，抱头鼠窜。我突击队员打开城门，后续部队如潮水般涌进城中，我军遂以炸药包、重炮击毁敌堡三座。强攻时，一营营长严振华不幸牺牲。复仇的怒火在

全体指战员的胸中燃烧，三连连长张正林身先士卒，抱着炸药包冲上去，将敌人最后两个碉堡炸毁，壮烈牺牲。敌县府围墙被震塌，房屋起火，整个县府一片火海，敌兵四散逃命，我轻重机枪猛烈扫射，众战士顺街追杀，大街小巷敌尸横陈，污血遍地。敌县长余锦江被我活捉。这一仗，共击毙敌一百一十七名，生俘敌县长以下官兵一百二十五人，获机枪五挺，步枪百余支，短枪四支，电台一部。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公审处决了罪恶累累的刽子手敌县长余锦江。至此，温县彻底解放。

温县解放后，孟县、沁阳、武陟等周围县还没有解放，黄河南岸还被国民党占领着，溃逃到周围几个县的蒋匪残余仍不时骚扰。于是我县人民武装在县西与敌进行了摩天岭战斗，击溃了伪县长乔全喜的进犯；在县东进行了几次保卫战，击毙了继乔全喜之后的敌伪县长原汉三。从此，县边境大的武装斗争基本结束，全县的社会秩序基本上安定下来。

四七年六、七月间，我县出动担架队，支援解放博爱、修武、获嘉等县的战斗。八月，刘邓大军过黄河，我县独立营与五个区的武工队全部升编加入主力兵团，又动员民工八百人，抽调优秀民兵组成“远征连”随大军渡河参战，他们英勇作战，荣获刘邓大军奖旗一面。

温县第二次解放后，县委领导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奸复仇”和“反倒算”运动。一批倒算祸首、叛徒特务，被愤怒的群众当场处死，被倒走的土地重新夺回，贫苦农民又挺起了腰杆。不幸的是住许北张和张王庄的干部焦秋旺、任念先二同志被敌人暗杀，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党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我县土改运动从四八年二月开始分批进行，到五〇年二月结束。

通过土改，广大贫苦农民真正获得了土地房产，永远摆脱了几千年来受剥削受奴役的悲惨境遇，成了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新温县的光辉历程。

三、永垂不朽的烈士

少年朋友们，青年同志们，温县人民的革命历程，再次雄辩地证明了一个真理，即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革命先烈的流血牺牲，就没有温县的解放，更没有今天的社会主义幸福生活。

面对先烈，不禁心潮滚滚、思绪万千。让我们以沉痛的心情缅怀先烈们的光辉业绩吧！

在开创温县抗日游击根据地初期，郭相臣等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我军挺进沁南，郭相臣同志是随军到温的地方干部，任温县二区区长。二区是沁阳皇协军头子李端章的势力范围。李端章是残害人民的魔王，对八路军极端仇恨。三月二十五日夜，其纠集特务、土匪向驻在北保封村我二区区干队发动突然袭击，郭相臣同志率领队员奋起抗击，英雄牺牲，十多名区干队员也终因寡不敌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八月，温陟县委和二区人民为郭相臣同志立碑纪念。碑文是：“为拯救在日寇、汉奸、特务统治蹂躏下的温陟县二区人民而牺牲光荣无比”，此碑现在还竖立在烈士陵园。

这一时期，牺牲的烈士还有牛肇西、牛培军等同志及六名战士。